



庫文年青國中

著 孟 起 孫

話講法方作寫

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話講 著方 寫章
藏書

著益起燕

知新·書讀·活生

店書聯三

71·C16·36K·P.136·\$3.6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二月第一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00001—20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前記

這一本小冊子是在抗戰初期寫的，這次有修訂的機會，通體看了一遍，覺得幾乎全部要重寫，這樣的「雄心」一起，一個終日爲事務所困的我，便索性擱筆。是在去年年底，突然遭遇了時代大旋渦裏的小泡沫，爲要維持生存在這個社會裏的「信譽」，不能不擠出時間來作夜工，增加一點收入，清償對人的債務。做些什麼夜工好呢？還是動筆修改這本小書罷。於是可留的留一部分，而把原來的第二、第四兩講整個改寫了，分爲七講，如目錄所載者。原來有「抗戰中的寫作問題」一講也刪除了，另加上在中學生雜誌上發表過的四段「習作討論」，作爲附錄。作夜工開始的時間總得在小孩睡覺以後，每晚從九點多寫到一點多鐘，有時精神好，思慮還能集中，有時困倦了，只是對自己依限繳貨，明知不成樣子，也算數了。這樣寫成的東西，名爲修訂，恐怕還是毫無進步的。希望再有修訂機會的時候，環境好些，讓精力比較能够集中一些，特別希望不是在現在那樣遭遇下執筆，然而，我們這個老中國

啊，恐怕不容易讓一個習作者實現這麼一點最低的祝願的。

所以贅幾語者，一是想借這件事說明時代的罡風沒有一個角落不會吹到，二是爲這個羣魔亂舞的年歲作個見證，證明至少在我重寫這本小冊的年頭裏，中國人是在過着怎麼樣的愁苦的日子。這本小冊子流傳一天，假使使讀者一無所得，而獨由這篇「前記」覷破了一些粉飾太平的墨寫謊言，那我已經要引爲大幸了。

孫起孟 三十六，一，二十六。上海

目次

前記

- 第一講 寫作的基本認識和態度……………(一)
- 第二講 寫作有沒有方法……………(二)
- 第三講 基本的語法知識……………(一六)
- 第四講 從說話學起……………(三六)
- 第五講 詞不達意之苦……………(四三)
- 第六講 寫作的材料……………(五二)
- 第七講 作文和作人……………(六四)
- 附錄 習作討論……………(七)
- 一 文字·思想·說明的方法……………(七)

二 談說理

三 人物思想及其他

四 典型人物的描寫

第一講 寫作的基本認識和態度

筆者（下稱稱筆）

在這米珠薪桂的年頭，你願意花一點錢買這一本小書，想必是對於寫作發生興趣。請問你：你爲什麼對寫作發生興趣？

假想的讀者（下稱稱讀）

有興趣就是有興趣，不爲什麼。我覺得寫作是人類高級的精神活動，詩篇，戲劇，小說一類成功的作品是人類文化的花朵，能够從事這樣工作是人人的光榮。我不敢說自己有什麼成功的把握，但把寫作看成我的終身事業的志願卻是很堅強的。既非爲名，也非爲利，你問爲什麼發生興趣，難道是疑心我別有作用麼？

筆 哦，你是那麼看重寫作的。照你的口氣，有所爲而寫作，你是不大贊成的？

讀 不是應該這樣麼？我常看見一些書上說起，寫作的內容應該充分反映真理，既然

如此，寫作者應該懷着無所爲的獨立心情，超越乎一切政治的以及其他的人爲影響之外，忠實地爲文藝服務。我也曾聽見人提過「爲文藝而文藝」的口號，我覺得這是極其準確的說

法，偏偏有人不贊成，那是爲了什麼？

■ 我們先來研究有沒有「無所爲」這一回事，如果「無所爲」只是假想的，並無真正的事實，那無所爲而寫作，就不成爲一種說法。

從事寫作，大概不出三種方式：一種是爲着一個實用的目的而寫作，譬如寫一封自荐信，給別人訂一分合同；第二種是索性把寫作當作一個人的職業，例如在機關裏當文牘的，報館裏當編輯的，乃至如衙頭的測字先生替人家寫信一類；第三種沒有上述那樣明顯的實用目的的寫作活動，譬如你看報看到中國女同胞被美國兵姦污了，心裏氣憤不過，寫一篇文章表示你的抗議，投在報紙上發表。在這三種方式之中，第一第二種的有目的是十分明顯的，比較不一定自覺有所爲的是第三種方式。我寫這一篇文章，在自己覺得是毫無目的的。爲求名吧？署的是個假姓名。爲求利罷？文末寫明不願受酬。爲了發表吧？有時連是否發表都滿不在乎，只要寫了出來，心上就感到痛快，這樣的寫作，不是可以看作無所爲了麼？表面上如此，我們進一步加以分析，便可以曉得骨子裏還是有所爲的。譬如你爲了看到中國女子被強姦的消息，心上氣不過，寫了一篇文字，固然並不是爲了稿費，沽名釣譽，但你起碼是希

望你的意見能得到人家的贊同，再由大家的表示同一意見造成輿論的力量，配合其他動作，改進現狀。這樣的目的可能是不自覺的，因為牠的實現不像求名得名，求利得利那麼明顯，此所以客觀的目的性一樣地存在，自我的覺察倒反晦昧起來。

讀 你這個說法太牽強。一個作者自己明明覺得無所爲的，甚至故意避開有所爲的，怎麼能說他一定有所爲？譬如：一談寫作，就很容易攪得政治圈子裏去，幾乎非左即右，我就是最討厭這樣寫作態度的一個人。今天的政治是糟糕透頂了的，寫作，我所認爲人類高級的精神活動，竟然作了政治的奴隸，作了政治宣傳的工具，那實在是大大的划不來。我以為，有藝術良心的作家應該跳出這樣的是非圈子，不替任何政黨當喇叭筒，爲了表示我們立志的堅潔，特意寫一些和現實政治毫無關係的材料。內戰民主，我們絕口不談，專寫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這樣，你還能說是有所爲的寫作麼？

筆 仍然有所爲的！從字面上看，你因爲討厭政治宣傳的虛偽，不願寫作落入這個泥沼，所以另闢途徑，一反「有所爲」。請問：這一些不正是你寫作的積極的特殊的目的麼？力求無所爲，這正是大有所爲。其次，從問題的實質上看，你的所以主張無所爲，目的在求

寫作的更能與人爲善，總不在求寫作的濟人爲惡。假使這一點你都不承認，那我們便一無共同的立場，沒法交換意見。內戰是善是惡，民主是善是惡，恐怕是無需討論的。善必助成，惡務鋤除，這也應該是無需辯解的。面對了這樣鐵一般的事實，你的寫作材料卻一定要離開這些，反而重在風花雪月，你的寫作影響擴大一分，人們便減卻一分對於現實的注意。這樣的作家，和另一些用各色各樣的詭辯鼓動內戰，擁護獨裁的幫凶似乎並無本質的區別。這樣的話，你也許嫌罵得太刻毒，但你用什麼充足的理由可以來否定這樣的話？如其經人指出還在繼續這樣寫作，或者裝癡裝聾，我行我素，第一回還可以強辯不自覺，到這個時候便不能不直白指出確有所爲了。

是非善惡之間，沒有中間的道路。天下無以無所爲而成之善，但確有以無所爲而成之惡，對善一無所爲便成了惡。無所爲而寫作是句騙人的話！

讀

你的意思也許不錯，不過說得太厲害，我不妨聽聽你的寫作有所爲論。

筆

人類有兩樣工具，表達自己的意思，和別人交換意思，一是語言，一是文字。這兩樣工具之所以爲人類需要而且很快的發展，那恐怕是爲了人不能單獨的生活，而是一直過

着集體的生活。如果人類獨自也能生活，雖不能斷言不會有言語文字，至少言語文字不會像現在那麼發達，人類集體生活的密度加大，言語文字的應用範圍便越廣。人類的應用文字，是在言語的使用受到了時間空間限制的場合。這一種工具比着言語，稍微困難一些。言語單靠一張嘴便行，嘴是人人本具的；寫作呢，便需先受一番鍛鍊。因為文字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在有階級的社會裏，一些上層階級便想壟斷這種工具，不給其他的人認識文字或者不讓他們會寫作。文字本來是給一個人的知識能力無關的，但在有階級的社會裏，不會使用文字的人必然也受不到知識技能的教育，這樣便造成了一個幻象，似乎文字便可以代表知識能力。有朝一日，這樣的社會限制消滅了，文字言語仍然成爲一切人等量的兩種生活工具。

讀 你說寫作是一種生活工具，未免把寫作太看輕了吧？難道寫作和吃飯穿衣可以等量齊觀？

筆 正是，正是！寫作和吃飯穿衣一樣，都是爲人類生活而服役的。在正常的社會條件之下，牠們都是要人類生活得美滿幸福。假使一定要指出寫作有什麼特異之處，那只可以說寫作還有限於個人的影響。寫作對作者自身的意義，上面已經提到過了，作品還有讀者

做對象，對象起怎樣的反應，這是寫作價值審訂的標準。使讀者看了嚴肅努力是一種作品，使讀者迷惘荒怠，也是一種作品。好的作品必然盡了推進大眾生活的任務。對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歌功頌德，使他們看了心花怒放，實際上是抹煞了普遍的事實，違背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作品便是壞東西。寫作的確可能成爲你所說的人類的高級精神活動，那是在牠起了正當作用的時候，顯示真正的是非，使人愛好生活，勇於爲善，有戰鬥的力量。一個人能够這樣地寫作，這便是善用寫作這一類生活工具。

讀

你這一段說對了我的心坎，可爲什麼不是個個作者都是這麼一條路呢？

筆

這不是寫作的問題，而是寫作者社會身分所賦予他的生活條件和意識的問題。一個人在今天的社會裏呱呱墮地，從生命開始便有社會早爲他安排的「出身」。譬如你是在一個地主家庭裏的，便有的地主的的生活條件以及相應於這樣生活環境的習慣想法。這些和一個出身於佃農家庭裏的人是大大不同的。魯迅有一篇小說叫「故鄉」，裏面寫作者和一個自小在一起的伙伴叫閻土的，在大家成年以後久別重逢，就情誼來講儘管一樣，但是兩個人顯然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了。這就是說，不同的生活環境產生了不同的意識。生活環境和意識

自然不是一成不變的，外在的力量和主觀的力量卻在使牠們不斷地變。什麼是外在的力量？譬如戰爭把你的家產轟光了，一個地主身分的你已經變成了窮光蛋。這樣生活環境的突變是很可能使你的生活觀念一變的。究竟變不變，還得看自身的努力，自己努力思維，努力克服舊有思想的渣滓，這樣便會建立一套新的意識起來。客觀條件已經變了，自己不努力，譬如戰時丟了一切的地主還是滿腦袋封建思想，搭臭架子，怨天尤人，這種傢伙的意識是不變的。戰爭一結束，回到故鄉，整理整理舊業，依然當起鄉紳，思想行爲也全是地主的派頭。生活條件是意識的基礎，但就和寫作的關係來講，卻必得看一個人意識的變化。俗語說得好，叫「一利令智昏」，一樣一件事，儘管別人看來是再也清楚不過的，可在一個爲利所蔽的人看來，就另成一個格局。譬如和平民主，這是任憑那一個普通老百姓都贊成的道理，在一些靠戰爭發財的人看來卻是有害的東西。在人類出身差異的社會條件沒有變更之前，寫作這一項工具到一種人手裏成爲服務人羣的利器，到另一種人手裏成爲自欺欺人的法寶，原是不足爲怪的。所好的，事實勝於雄辯，忠實於真理和大衆利益的作者總是前途無量，而助紂爲虐的幫閒文人總是不免沒落的！

讀 「服務爲寫作之本」，你看對不對？

筆 一點也不錯，只是要弄清楚爲誰服務。

順帶貢獻兩點意見：

其一、有志寫作是不壞的，但千萬不可以爲寫作而學寫作。爲寫作而寫作，就算寫好了，也只是爲中國添上一個文人，沒有多大意義。要想：這個生活合理麼？這個社會合理麼？不合理的，怎樣使牠合理？這一重大使命，我爲己爲人，都無法置身局外。我自然有種種工作的方式，但重要工作工具之一是寫作。我要鍛鍊這枝筆，使牠能够爲我說出心坎上真實的話，暴露黑暗，歌頌光明。寫一篇文章，不是爲了消遣，尋開心，或者表演自己的技藝，而是把握了這種工具，切切實實做一點有社會意義的事情。寫作是爲了作人，作人不是爲了寫作。我決不是志在成家，要是寫下的東西能够替不識字的人不能寫作的人說出他們所要說的話，那便是最大的滿足。作爲一個愛好寫作的人，我必須對自己的作人嚴正地想過：作一個推動社會前進的小工吧，筆便是我的工具。

其二、弄筆桿是知識分子特別的本領，就社會近代的趨向看來，不足爲重，但以中國知

識分子稀少而能以筆來作大眾服務工具者更少這一點看來，也不能輕視。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最複雜的社會羣：歷來幫統治者出盡壞主意，作盡壞事的是知識分子，領導大眾勇敢前進也正是另一些知識分子。這一些壞蛋的鬥爭工具之一是寫作，利用統治者給予的便利，鑄張爲幻，顛倒黑白，蒙蔽了廣大人民的耳目。戈倍爾固然終於失敗了，但我們絕不要漠視了這一批傢伙爲禍作祟的厲害。要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筆真正一齊爲民主、團結、和平、獨立而努力，那人民一定更多更早地會覺醒過來，集成巨大的力量，制止了國內的和國際的贖武者。不幸，有好些知識分子的筆都變成了騙錢騙官的敲門磚，於是利祿薰心，語無倫次，他們的還沒有戳穿的謊言，在人民中間照樣起了壞作用。譬如沈崇被美軍強姦一案吧，因爲地區遠隔，若干無恥的知識分子，竟然發出虛僞的消息，說沈女士是八路同志以苦肉計來造成反美的事件，所以種種反抗美軍暴行運動都是「奸黨」指使的云云。這一類文字，開眼人固然看得雪亮，但一般民衆還是有可能受欺騙。這就要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動員所有的筆來粉碎這種墨寫的謊言。聚蚊尙且可以成雷，知識分子根據了真理寫東西，對那批蒼蠅一樣，老鼠一樣的敗類，毫不留情地加以打擊，怎麼能說對於國家社會不是巨大的貢獻？春秋時候相傳有一

家史官，朝庭上發生了弑君的事情，第一位毫不客氣地記下了「趙盾弑君」，這位自己稱孤道寡的兇手把他殺了，他的兒子接上去還是記：「趙盾弑君」，一連好幾代，這樣才使混蛋皇帝慌了手脚。這個故事的真偽如何姑且不管，傳說中的這位史官的忠貞於自己的筆，用筆來作為擊退逆流的武器的好榜樣，卻是在今天值得大提特提的！